

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48/74
S/25218
3 February 199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和特别报告员
和代表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八年

1993年1月29日

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交存战争罪行问题国务委员会关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Odzak 村社 Novi Grad 村发生的强奸塞尔维亚裔儿童、女孩和妇女罪行的备忘录（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题为“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和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的项目的正式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大使

德拉戈米尔·乔基奇(签名)

93-07020 090293 090293

090293

附 件

关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 Odza 村社 Novi Grad 村 发生的强奸塞尔维亚裔儿童、女孩和 妇女罪行的备忘录

本备忘录记载了到目前为止已收集到并经核证的有关下列罪行的数据:1992年5月8日至7月15日,克罗地亚占领部队在 Novi Grad 村对塞尔维亚裔儿童、女童和妇女所犯的强奸罪行。在 Bosanska 波萨维那区域下列几个塞尔维亚村落:Donja Dubica、Trnjak、Struke、Novi Grad、Gnionca 和 Odzak 村社 Gornji Srilaj 的塞尔维亚人住区发生的,对塞尔维亚人民所犯的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罪行有关的总档案中,这只是一部分。

在 Bosanska 波萨维那这一部分,战祸是在1992年4月19日降临到塞尔维亚人头上的。当天,克罗地亚共和国克罗地亚国民警卫队小队渡过萨瓦河,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Odzak 村社地区克罗地亚民主联盟成员的协助下开始其罪行:在 Struke 村杀害塞尔维亚议员,即 Donja Dubica 村塞尔维亚民主党主席 Rajko(父名 Dusan) Djuric。

被这些部队包围之后,Donja Dubica 和 Trnjak 两个塞尔维亚村的村民逃离家宅。从这些村庄逃出来的成队妇孺难民涌进最大的塞尔维亚人村庄 Novi Grad。该地区的塞尔维亚人编组了共同协防,以免再度沦为象1944年12月7和8日发生的种族灭绝的牺牲者。让我们提醒一句:在这两天里,Pavelic 的暴徒在 Trnjak 和 Dubica 见人就杀。713名男女和儿童惨遭屠杀,原因只是他们生为塞尔维亚人。现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新法西斯分子对此地的塞尔维亚人施加新的折磨。这些村子的村民看到,他们被16个敌对的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村庄,包括 Odzak 镇所包围。

整天不停遭到从另一个国家,即克罗地亚共和国领土,特别是从萨瓦河对岸 Jaruga 村发射的炮弹轰击,村民伤亡惨重。全村一片疮痍,许多伤号因为缺乏药物

和适当的医疗以致死亡。人们经常通知联合国,特别是联保部队,本地区塞尔维亚人的悲惨遭遇,但是既得不到帮助,事实上也毫无反应。

由于克罗地亚共和国占领军提出保证说,如果防御者停止抵抗,他们会允许所有村民渡河逃往自由的塞尔维亚领土,塞尔维亚人听信了保证并接受这项建议。不过,村民不但未获自由,反而在1992年5月8日被送进“Strolit”营和 Odzak 的小学。后来的十天里,所有妇女和儿童分批回到村庄。事实证明,乌斯塔莎当局故意这么做,使得不仅是妇女,甚至连儿童都遭到悲惨的下场。

克罗地亚防卫委员会被称为“Vatreni Konji”(奔驰之火)的一个特别小组对塞尔维亚裔的平民犯下了无可计数的罪行。除了在 Odzak 村社塞尔维亚人村庄内捣毁和放火焚烧房屋和礼拜场所之外,还酷刑拷打营内难民。特别在 Novi Grad 村,人们将不会忘记该地发生的大规模强奸儿童、女孩和妇女的惨剧。这些罪行伴随着对受害难民的残酷人身虐待和凌辱。请注意,这些受害者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因为所有男人都被留在 Odzak 营。直到1992年7月15日,也就是直到斯普斯卡共和国军队解放这个区域为止,这批狂热的乌斯塔莎匪帮纵情享受狂暴的虐待狂狂欢。许许多多例子足以证明,他们是在变态心理和大克罗地亚狂热的驱使下干出这些罪行的。

1992年6月,在 Novi Grad 编制上属克罗地亚防卫委员会第102旅一部分的这支特别小队把16个人(妇女和儿童)锁在 Djakovic(Branka) Mile 的房子里,然后放火烧屋。这些妇女和儿童跳出窗外,才能在最后一刻幸免一死。

在 Vrboracki Lipik,这些人指控 Topic(父名 Ljubo)Milan 和他的妻子 Topic Nada 拥有武器,在把他们绑起来,四周围放稻草后放火强迫 Topic 夫妇招认拥有武器。当火快烧到他们时,这些人让他们逃离火焰。后来,他们痛殴 Milan Topic 并强奸他的妻子 Nada。

在该地区,克罗地亚恐怖分子干了无数杀人暴行,其残酷和暴虐难以形容。尽管有用不完的武器,他们一概用痛殴致死和难以形容的酷刑杀人。1913年在

Vrbovacki Lipik 出生的 Topic(父名 Simo) Mihajlo, 小名“Miho”于1992年7月5日被 Pecnik 村的一名乌斯塔莎 Mato Barusic 杀害。象中古世纪一样, 后者以如雨的石块投掷 Mihajlo 的头和胸, 把他打死。有些人受折磨数天后才死去。妇女也免不了这些残暴对待。

乌斯塔莎把 Kakic(父名 Miho) Simka 关进一间屋子和把她活活烧死。1962年在 Vrbovacki Lipik 出生的 Lcsic(父名 Jovan) Slavka 于1992年5月2日被 Pecnik 村的乌斯塔莎 Tado 杀害。他甚至当着营内塞尔维亚难民的面吹嘘说, 从来没有任何塞尔维亚游击队员逃出他的狙击枪下。

1913年出生的一名 Novi Grad 老妇 Zoranovic (父名 Petar) Zorka 就在地房前无缘无故被邻居, 来自 Potop* 村的一名乌斯塔莎杀害。

Tudjman 的“武士”每一个步骤都在强奸。当这些妇女被拘留在 Odzak 的营内和他们在犯这种罪行时, 还加进一种他们自鸣得意的凌辱方式。乌斯塔莎安排了他们称之为“营内婚礼”的一种仪式。这种罪行的受害者必须是体型、年龄、身高、教育水平等方面大不相同的人。发明这种恐吓和凌辱方式的人是助理典狱长 Josip Tolic, 他父亲是从 Odzak 附近 Bele Bare 来的 Ruza。第一次试验涉及 Gradacac 的一名教师和选中的一名被拘留者, 两人均属塞尔维亚裔。在枪的威吓下, 被选中的这对男女被迫在乌斯塔莎面前当众性交, 他们戏称之为头一个“结婚夜”, 还有音乐伴奏。由营内的一名被拘留者弹奏吉他。

另一个案例说明营中的塞尔维亚难民如何被迫强奸 Novi Grad 一名精神错乱的塞尔维亚女孩。这些人拒绝这种兽行, 遭到痛殴, 后来乌斯塔莎又向饥饿憔悴的其他被拘留者提议, 如果他们自愿强奸这名女孩, 就可享用一顿“美好的晚餐”。

由于强奸暴行不断发生, 走头无路的母亲和祖母们一再向 Novi Grad 的乌斯塔莎公安局投诉, 后来乌斯塔莎就命令把所有妇女和女孩安顿在与警察局紧邻的两间

* 这名乌斯塔莎罪犯的身份正在追查中。

房屋内,他们说,这样“就可以保护她们不受克罗地亚极端分子的侵扰”。大多数妇女犯的大错是误信这些人。因为她们被聚拢在一起之后,更容易成为乌斯塔莎胡作非为的牺牲品。乌斯塔莎成群结队闯进这些房屋,一无拦阻,并把选中的牺牲者带走。他们会极其粗暴地把她们从痛哭流涕的母亲怀中抢走。

Ninkoric (父名 Drago) Jovanka 的案例也足以证明他们的肆无忌惮。他们把烧着的破布塞在她手中,要强迫她说出把女儿藏在那里,但她强忍住这种无比的痛苦,从而使她的女儿逃过一劫。

根据到目前为止就 Novi Grad 这种罪行进行的调查,查出有26名年龄从9岁至60岁不等的人被强奸。除了个别案例外,大多数是轮奸,多至8名罪犯强奸一名受害者。*

强奸罪行受害者的认证文本已交存斯普斯卡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罪行国务委员会。由于这些是难以处理和深受刺激的被拘留者的体验,为了保护所涉者的尊严,我们在载述说明她们承受了多大痛苦的时候,只用提出证词者的缩写姓名。毫无疑问,这场战争最可怜的受难者是儿童,因此,我们先以一个这样的例子开始:

SM-9岁8个月大,1992年7月5日被强奸。这件罪行是 Pecnik 村的 Mato Barukcic 干的。

第一,有不少妇女说,只要她们的家属从克罗地亚的营放回来,她们就会作证,因为她们有理由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

第二,受害人出身德高望重的家庭,由于这些和其他理由,她们不愿意详细描述所受的折磨,尽管人们保证将尊重她们的个人尊严;

* 强奸是一种独特的罪行。它伤害到人的生殖机能,所受创伤终生难愈。很多因素使我们难以确定所犯大规模强奸罪行的全部实况。

第三,若干妇女的证词应当在她们回到本地区时录取,她们在解放后立刻离开此地,投奔住在塞尔维亚或国外的亲属。应当有计划有条理地保护这种罪行的受害者。在很长的时期里,这项问题将考验该国和国外各人道主义组织和若干机构的良心。

关于这一罪行,证人 Radulovic D. Danica 说:“1992年7月5日,来自 Pecnik 村的 Ustashi Mato Barukcic 走进屋内。他开始打我,然后去摸女孩的腿,说腿真美。他用枪指着我,用刀抵住我的脖子。然后,他把我面前的饭菜拿去开始吃起来。他叫我去把他杀死的祖父 Mihajlo Topic (79岁)埋掉,而他告诉我是别人杀了他的。老人是他用石头打死的。我不愿去,他就踢我打我,咒骂我,诅咒我的 Chetnik 母亲。他开始把小SM带出屋外,我不让他把孩子带走。他把她从我身边扯走,把她带往大约一公里外的林子里。我开始大声求救,然后 Radulovic T. Sretko 来了。我告诉他,Ustashi 把孩子带向了林子。一名警察(他是 Joxe Jurisic 的儿子)和 Pera Vranic 的儿子走去带来了另外三名警察,因为他们俩人不敢去找孩子。过了一阵,他们把哭哭啼啼、衣衫不整的孩子带回。”

关于同一罪行,证人 Reduloric T. Sretko 除其他外说:“1992年7月5日,我听到叫声,冲出房外。我看到一个Ustashi领着9岁大的LSM穿过我的马铃薯田畦走向林子。我拦住两名士兵,他们去叫警察。两名警察进入林子又返回。他们说,没有看到任何人。然后他们再进去,发现了踪迹--草地上被践踏的印子--并且看到对孩子犯下的罪。我听到枪声,然后,他和孩子一齐被带回。”

受害人OPS,15岁,所给的证词除其他外,说:“1992年7月3日23时,一群 Ustashi 开着一辆面包车和一辆汽车来到 Drago Vladic 房外,当时屋内有我们妇孺大约15人。他们所有8人带着武器和手电筒进入了房内,开始用棍子打人。他们命令我出去,我拒绝,他们就把我从紧抱着我的母亲身边拉走。她求他们不要把我带走,对他们说:“我也是克罗地亚人”。但是,他们也就开始打我的母亲,并且把我推出屋外。他们把我和另一名女孩ALV带到 Posavsk Mahala,把我带到 Mate Brnic 的房

子里,把 ALV 带到邻近的林子。Marjan Brnic 同 ALV 一起。然后,由 Ilija Brnic 守卫,我在屋内被 Marjan Brnic 强奸。到 Tlija Brnic 进房内来强奸我时,警察来到了,把我们全带到 Novi Grad 警察所。然后,他们也把 ALV 和 Marjan Brnic 带进来。然后, Ilija Brnic 的一个穿军装带武器的亲戚来到警察所。他威胁说,如果不让他们走,全部 Posavaka Mahala 都会起来,把警察所夷平。然后,警察把他们释放了,把武器还给了他们,我和 ALV 则由警察所长 Juro 开车送回家。

同一人,在她有关另一次被强奸罪行的证词中说:“1992年7月12月20时,两名 Ustashi 来到 Parta Tadic 的房前,命令我们全体(大约30名妇孺)在院子里列队。同时,另一名带着武器的 Ustashi 来到,守在大门口。他们强迫我和LAT进入一辆车,把我们带到 Novo Selo 的一所房子里。在那里,我被一名名叫“Cutura”的 Ustashi 强奸。后来,另外有15名 Ustashi 来到屋内。又三名 Ustashi 强奸了我,其中一名 Ustashi 名叫“Patak”。21时许, Ustashi Marko 和 Ilifa 把我带回家。”

BPM,17岁,在她的证词中说:“1992年7月13日至14日的晚间, Ustashi 把我们带到 Bosanski Brod 的一个建材仓库营内,在那里,他们把年老妇女与年轻的和少女分开。我、MDjJ、NTB、ZGA、BMJ和BDM被关在单独一间房。当天, Jurica Bozic 来到我们房间,把我带到邻室,强奸了我。数天后, Anto Goluboric 做了同样的事,在一所邻近的屋内暴力强奸了我。Topolorac Simo在靠近炼油厂处他的车内强奸了我, Tolic Josip 则如 Anto Goluboric 在同一屋内强奸了我。Golaubovic Anto 和 Topolvac Simo 一再前来强奸我。”

MDjJ, 21岁,她说:“从 Odzak 营返回时,所有来自 Novi Grad 的妇女和少女都回到了家。不过,她们的可怕境遇就从那时开始了,尤其是年轻妇女和少女。大约25名妇女和女孩被关在 Mile Djakovic 的房子里。我的不幸遭遇在1992年7月10日开始,当时我、NTB 和 BIM 被 Odzak 营所所长 Anto Goluboric 和他的助手 Josip Tolic 和 Jurica Bozic 强迫带至 Bosanski Brod。他们向我们担保,他们

要保护我们免受极端分子的凌辱。我的朋友们被强迫带离营所(NTB 被 Josip Tolic 带离,其他人被获 Anto 和 Josip 许可的那些 Ustashi 带离),我至1992年8月8日之前一直受到所长的保护,而那天,他威胁勒索我说,要对我的父兄报复,强迫我同他发生性行为。他在他朋友的公寓里强奸了我;1992年8月18日我被交换人质,由我的兄弟和一名表亲留在营内。”

SNM, 42岁,她说:“1992年6月4日1时30分许,两辆车驶至 Mira Brocilovic 的屋前,那里躲藏了14名妇孺。他们开始开枪,然后辱骂我们,说我们藏着 Chetniks,他们命令我们全体走出房外。他们使我们列队,强迫我们之中四人我、JDjN、PSD 和TLLj进入一辆车内,把我们带到Posavska Mahala。他们把我带到旁边一幢屋内,进入马厩。在那里,五名 Ustashi 用刀威胁并且轮奸了我。他们的姓名是: Brnjic Marjan、Barukcic Jozo、Glavas Ilija、Glavas Pavao 和 Barukcic Martin。5时30分许,在后面不断的枪声中,他们开车穿过林子把我们载离。”

LTA, 26岁,她说:“1992年7月12日,20时许,3名 Ustashi 来到一幢大约有15名妇女的房屋。他们穿着缝有格子形旗徽的军服,并携带武器。他们强迫我们全体走出房外,在院子里列队。他们把我和OPS推入一辆车,把我们带到 Novo Selo。我们离开时,一名名叫“Patak”的Ustashi 向周围房屋的窗户开枪。他们把我们分关于不同房间。一名名叫“Cutura”的 Ustashi 进房给我避孕药。然后,名叫“Patak”的 Ustashi 进来强奸了我,接着又被从 Novo Selo 来的一名 Niko 强奸。然后,6名 Ustashi 进来,他们带着头盔,象从战壕里爬出来那样肮脏,全部6人轮奸了我。上午8时30分许,他们把我们带回家。”

TLLj, 37岁,在她的证词中说:“1992年6月4日至5日,12时30分,两辆车驶至 Drago Ninkovic 的房前。5名 Ustashi 进入房内,他们是 Marjan Brnic、Ilija Glavas、Pero Glavas、Ilija Juric 和 Jozo Rarukcic。他们强迫我走出房外,到 Mira Brocilo 的房子里,在那里,他们还带走了 TDjM、SNM 和 PSD, 然后,把我们全带到 Posavska Mahala 村。他们强迫那3人进入Mate Barbara的房子里,强迫我

进入Jela Glavas的房子里，Martin Barukcic 首先进入我的房间，然后是Marjan Brnic、Ilnic Glavas、Pavao Glavas、Ilija Juric 和Jozo Barukcic，他们全部强奸了我。上午5时30分，他们让我们徒步逃回家，并在我们后面放枪。

PCD, 22岁，她说：“1992年6月4日至5日，1时30分，两辆车驶至Mila Brocilo的房前我们5名妇女、2名男孩和另外4名儿童藏在那里。他们强迫我们全部走出房外。他们咒诅我们的塞尔维亚母亲，并说我们暗藏Chetuiks。他们强迫我、TDjM、CNM和TLLj进入一辆车，沿着一条通往Posavska Mahala的森林道路开到Mate Barbara的家。他们把我们关在不同房间内。Marjan Brnic首先进入我的房间把我强奸了，还威胁说他要杀了我。其后，Glavas (父 IVO)Pavo、Glavas(父 fvo)Ilija, Juric (父 Marko)Ilija、Barukcic(父 Jurke)Mato 和 Barukcic M. Jozo 全部强奸了我。上午5时30分许，他们让我们穿过林子回家，并在我们后面放枪。

TDjM, 29岁，她说：“1992年6月4日至5日，两辆车驶至 Mira Brocilo 的房前，5名Ustashi 进入房子里。Marjan Brnic、Jozo Barukcic、Ilija Glavas、Pavo Glavas 和Martin Barukcic，以及Ilija Juric 也同他们在一起。他们强迫我、CNM、PSD 走出房外，把我们带到Posavska Mahala 村 Mate Barbara的房子里，把我们分关在几间房。首先进入我的房间的是Marjan Brnic，然后是上述的所有其他人。他们全体强奸了我。他们殴打我，咒诅我的Chetnik母亲。上午5时30分，他们把我们开出村外，让我们回家，并从我们后面开枪。”

RKB, 38岁，她说：“1992年6月7日，12时许，5名穿军服携带武器的 Ustashi 来到我的房前。其中3人进入房内。两人收寻值钱的东西，一名来到我的房内。他用枪和刀威胁着我，强奸了我，然后强迫我进行反常的性行为。这些罪犯的姓名众所周知，因为他们也强奸了村内的其他人。”

KPV, 40岁，她说：“1992年6月30日16时，5名穿军服携带武器的 Ustashi 来到我的房前。两人到我家，两到邻家。他们之中有来自 Posavska Mahala 的 Mate Tipura 的儿子。其中一名 Ustashi 然后强奸了我。他是恶名昭彰称作

“Vatreni Konji”的 Ustashi 帮成员。另一批到 Ljubisa Sisljagic 的房子里,在那里,他们强奸了 RPS。三、四天之后,同一 Ustashi 带着另一人又来到我的房子里。他们把我母亲赶出房,两人强奸了我。”

JSM, 36岁,除其他外,在证词中说:“1992年6月30日,13时30分许,一辆黄色面包车载着4名穿军服携带武器的 Ustashi 驶至我的房前。其中3人进入房里一人留在车内。他们声称是找武器,威胁着要杀害我的子女。3个在房里的强迫把我拖上楼,全体强奸了我。事后,我知道两名来自 Posavska Mahala, 另两名来自 Donji Svilaf, 他们与强奸村人的罪犯同属一帮。”

JVJ, 50岁,在证词中强调指出:“1993年6月3日,来了三个乌斯塔什(Ustashi),表面上是来搜查武器的。他们把我们大约十个女的和三个小孩集拢起来。他们把我拉到Potoncanski Lipik的一间屋里,两个乌斯塔什把我强奸。污辱了我以后,他们命令我从森林走回家。他们属于一个叫“Vatreni konji”的小组,是克罗地亚防务委员会的人。”

对克罗地亚极端主义者来说,集体强奸还不够,因此他们还用其他方式去凌辱受害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2年6月8日,一个已经有小孩的37岁的女人被Sicic Pavo(父亲Ive)强奸后,还被迫大白天一丝不挂地走过整条村。

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军队在这个地区战败后,在1992年7月13至15日塞尔维亚(Srpska)共和国军队进驻之前撤退时带走了许多人质,除了集中营内的男人外,还包括一大批塞尔维亚族的妇人和少女。这些受害的平民(男的)被用来挖战壕,主要是在炮火轰击的时候,因此许多人丧生或严重受伤。他们把妇人和少女侮辱之后用她们交换被俘的克罗地亚士兵。

这些妇人和少女被拘留在Bosanski Brod集中营的整个期间都不断地受到凌辱和虐待。有一位Derventa的教授,他是塞尔维亚人,他在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第一次到访时趁机会通知他(偷偷交给他一张字条),指出克罗地亚乌斯塔斯在集中营秘密收押了一批妇人和少女。国际红十字会找到了这批受害妇人和少女,将她们列入交

换范围。就是因为“揭露了乌斯塔什的秘密”，这位令人敬佩的人被乌斯塔什残忍地活活打死了，而且是在全营所有人面前把他打死的。犯下这项罪行的人是来自Odzak的Golubovic Anto(父亲Marko)和来自Odzak附近的Bele Bare的Tolic Josip, Ruza的儿子。

Novi Grad村的强奸犯还留下了文件证明他们犯了这些罪行。这就是1992年6月15日Novi Grad公安部门的报告。里头有九次强奸的报案记录，案件都是在1992年6月4日至5日一个晚上发生的。报案的是受害者的祖母、母亲或受害人自己。乌斯塔什当局根本不闻不问，没有防止被告的人犯事，原因是犯这种罪是克罗地亚当局实施其政策的手法之一。

我们在构成本备忘录一部分的附录一中附上该报告的一个影印本，该报告的原本已送交战争罪行和灭绝种族罪国家委员会。

天主教神父通过在道义和心理上的支持，也参与了乌斯塔什在这个地区所犯的大规模暴行。在Novi Grad小学集中营用来虐待和杀害塞尔维亚人的一个房间旁边的屋子里发现了一本天主教祈祷书，被打开在标题为“请祷告”的一页。这本神圣的书的这一页夹有Pera Simic的来访卡，上面写着：“主啊，祈求您应答向您谦逊祈祷的人的祷告，祈求您宽恕向您忏悔罪过并恳求您原谅和宽大地保佑他们平安的人的罪行。主啊，求您让我们领受您无限的慈悲，为我们洗脱一切罪行，免掉我们一切应得的惩罚。”

本备忘录附录二附有迄今已查明身分的在Novi Grad村犯下战争罪行和灭绝种族罪的罪犯名单。这份名单是根据受害者证词和目击人证供编列的。现正在收集塞尔维亚人地区战争罪行和灭绝种族罪其他受害者的全部资料以及关于犯罪者的资料。

附录一

1992年6月15日 Novi Grad

保安部队的报告

1992年6月5日和6日 - 7时到7时

- 10时10分 - 我们给了 Golf 车20公升的汽油,开车的是 Cubel Mato。
 - 11时 - 1992年6月4/5日,午夜1时30分,五个身穿保护色军服的身份不明武装人员从 Brocilovic Mira 的房子里带出四名妇女到 Posavska Mahala 的方向(从 G. Brezik),分将两名带进两座房子里,她们在那里被大批男人强奸。这个案子是住在 N. Grad 的 Djekic Milica 报告的,她于1963年生于 Bosanski Brod 村庄的 G. Klakar,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说,她被五名男子暴力强奸,引起大量流血。给她发了证明,允许她到 Odzak 的卫生所,并让她回家。
 - 对以下人等发给医检证明: Krsic Bosiljka, Djekic Milica。
 - 11时30分- 妇女和儿童开始聚集在 Novi Grad 的 S.J.S. (公安站)前。大约聚集有40人之众。有的在哭泣,有的在嚎啕,他们说因为怕被强奸,怕被抢劫,而不敢回家。武警和 Odzak S.J.B. 领导都被告知此一情况。到15时45分,群众在我们要求下各自散开回家。
 - 12时 - Sijekovac 的 Stjepanovic Anto, 于1930年11月17日生于 Bosanski Brod 村庄的 Korace, 身份证号码87/82,1982年1月19日在 Bosanski Brod 发给,他从 Novi Grad 开车将 Djordjic Dobra 家里的一些东西载到 Sijekovac。
- 物品清单:一个电冰箱、一个干衣机、一个钢铁架子、床单、陶器和一些车间工

具。这些东西是 Djordjic Dobra 的,他是 Stjepanovic Ante 的女婿。Dobra 和妻子住在德国。

- 14时 - 一名已婚的人据报失踪,1992年6月4日至5日夜间被从 Mira Brocilovic 的房子里连同另三名妇女一起带走。该名失踪妇人名 Stojanovic Duska, Zivko Stojanovic 的妻子。她的祖母 Ruza Bogdanovic 从 N. Grad 报告她的失踪。17时, Ruza 报告说 Duska 已于15时许回家,并报告说她被强奸。

- 16时30分 - 报告说于1992年6月4日至5日夜间被强奸的 Lesic Ljubica, 被 Kopic Andrija 第一区的巡逻开车送至 Odzak 卫生所。Lesic Ljubica 于17时返家。Odzak 的医生有她的医检结果。

武警将被强奸的 Milica Djokic 带去询问。17时,他将她带至 N. Grad。

- 18时30分 - 有人注意到一辆深蓝色“Jugo”车,车牌 N. MD295-12,停在 Bumbic Neda 旅店附近。Krsic Bosiljka 报告了这一情况,她说,该辆车也曾在她家附近并在邻近地段。她还说,她认为车上的人就是强奸犯。派了一个巡逻巡查看,但该车已开离,方向不明。

- 18时40分 - Vranic Tadjia 所带领的第一区一个巡逻巡查 Vrbovacki Lipik,听 Gradelj Marjan 说来自 P. Mahala 的 Brica Marjan 以手枪指着来自 Lipik 的 Masic Jelena, 问她要武器。他告诉她,他授权进行这种调查。

- 18时45分 - N. Grad 的 Ribic Mara, 于1933年8月11日生,报告说她被强奸。四名身穿保护色军服的武装人员闯入她家。先是要武器,然后其中一人将 Mara 带出被毁的建筑物,抢去了她的两枚戒指和一条金链子。之后他们强奸她。他们开乘一辆蓝色“Jugo 45”车来。从房屋里,他们抢劫了电视、录相机,并抢了 Djuka Pavic 的一个金戒指。

- 19时 - Zratic Mato、Grgic Stjepan、Kopic Andrija 和 Antunovic Jurica 组成的一个巡逻巡查地段和垃圾堆,于1992年6月5日19时30分发现了2枚炸弹、一个面罩和一套刀叉餐具。

- 22时40分 - Dujak Anto 和 Vanga Ivan 与两名武警同来。他们说今晚前来协助,并将于夜晚不时回返查看。

Lovric Zoran 未出现值巡。

N. Grad S.J.S. 助理指挥官
Brkic

附录二

强奸罪行犯案者名单,并附有其所属武装编队

以下所列人等于1992年5月至8月为克罗地亚共和国武装部队正规部队军人,即克罗地亚防御委员会102旅,担任在 Odzak 村庄内作战行动的各分队指挥官。同时还是克罗地亚防御委员会特种部队“Vatreni Konji”(火马)成员,作为该特种部队成员,他们对塞尔维亚平民犯下战争罪行。他们破坏和焚毁 Odzak 村庄内的房屋和教堂,杀害和虐待被关在营内的囚犯,并且尤其是集体强奸塞尔维亚族的儿童、少女和妇女,还加诸以残酷的虐待、蹂躏和凌辱。

1. Golubovic (父 Marko) Anto, 于1969年10月4日生于 Gradacac, 住在 Odzak, M. Tita 街152号, 现在 Orasje 战场。

2. Ahmetovic (父 Hilme) Ibrahim, 又名“Ibe”, 于1958年8月8日生于 Odzak, 住在 Odzak, Mihe Miletetica 街, 在逃。

3. Pudic (父 Mate) Ilija, 于1959年11月20日生于 Odzak, 住在 Odzak 村庄的 Posavska Mahala, 在逃。

4. Jusic (父 Marko) Ilija, 于1948年10月7日生于 Odzak, 住在 Odzak 村庄的 Potocani, 在逃。

5. Stazic (父 Jure) Anto, 于1970年5月18日生于 Odzak, 住在 Odzak, R. Porobica 街173号, 在逃。

6. Bajusic (父 Stjepan) Marko, 于1961年6月2日生于 Odzak 村庄的 Posavska Mahala, 住在 Posavska Mahala, 在逃。

7. Hrnjkas (父 Pave) Marko, 于1964年1月1日生于 Odzak 村庄的 Prnjavur, 住在 Prnjavur, 在逃。

8. Glavas (父 Ive) Pavo, 于1951年12月7日生于 Odzak 村庄的 Posavska Mahala, 住在 Posavska Mahala, 在逃。

9. Barukcic (父 Martin) Jozo, 于1961年3月1日生于 Odzak 村庄的

Posavska Mahala, 住在 Posavska Mahala, 在逃。

10. Calusic (父 Mate) Marijan, 于1967年6月17日生于 Odzak 村庄的 Potocani, 住在 Potocani, 在逃。

11. Brnjic (父 Mate) Marijan, 于1966年6月15日生于 Odzak 村庄的 Posavska Mahala, 住在 Posavska Mahala, 在逃。

12. Calusic (父 Mate) Juro, 于1964年3月13日生于 Odzak 村庄的 Potocani, 住在 Potocani, 在逃。

13. Calusic (父 Jure) Mato, 于1935年2月24日生于 Odzak 村庄的 Potocani, 住在 Potocani, 在逃。

14. Glavas (父 Ive) Ilija, 于1968年5月1日生于 Odzak 村庄的 Posavska Mahala, 住在 Posavska Mahala, 在逃。

15. Stanic (父 Ive) Marko, 于1957年3月17日生于 Odzak 村庄的 Donja Dubica, 住在 Donja Dubica, 在逃。

16. Cukic (父 Sime) Jozo, 于1967年3月17日生于 Odzak 村庄的 Donja Dubica, 住在 Donja Dubica, 在逃。

17. Juric (父 Joze) Marinko, 于1960年2月2日生于 Odzak 村庄的 Donja Dubica, 住在 Donja Dubica, 在逃。

18. Cukic (父 Jure) Simo, 生于 Odzak 村庄的 Donja Dubica, 住在 Donja Dubica, 在逃。

19. Juric (父 Ive) Andjelko, 于1965年5月21日生于 Odzak 村庄的 Donja Dubica, 住在 Donja Dubica, 在逃。

20. Juric (父 Petar) Jozo, 于1962年9月12日生于 Posavski Samac, 住在 Donja Dubica, 在逃。

21. Kikic (父 Stjepan) Marko, 于1953年11月2日生于 Odzak, 关押在 Dobojski 区监狱内。

22. Tolic (Ruza) Josip, 于1967年生, 来自 Odzak 村庄的 Bijele Bare, 现在 Orasje 战场。
23. Topolovac Simo, 来自 Odzak 村庄的 Ada, 在逃。
24. Kaurinovic Marko, 又名“Patak”, 来自 Odzak 村庄的 Posavska Mahala, 在逃。
25. Bozic Jurica, 来自 Odzak 村庄的 Potocani, 在逃。
26. Barusic (父 Jure) Mato, 又名“Martinac”, 来自 Odzak 村庄的 Posavska Mahala, 在逃。
27. Barukcic Mato, 于1966年生, 来自 Modrica 村庄的 Pecbuha, 在逃。
28. Juric (父 Pave) Ilija, 又名“Bekrija”, 来自 Odzak 村庄的 Potocani, 在逃。
29. Sivic (父 Ive) Pavo, 来自 Odzak 村庄的 Posavska Mahala, 在逃。
30. Svrzlic (父 Petar) Anto, 于1967年生, 来自 Odzak 村庄的 Donji Svilaj, 在逃。
31. Kopacevic (父 Ante) Juro, 于1962年生, 来自 Odzak 村庄的 Donji Svilaj, 在逃。
32. ……Niko, 来自 Odzak 村庄的 Novo Selo, 在逃。
33. ……又名“Cutura”, Odzak 村庄, 在逃。
34. Djojic Ilija, 又名“Kelin”, 来自 Odzak 村庄的 Novo Selo, 在逃。
35. Djojic Tomo, 来自 Odzak 村庄的 Novo Selo, 在逃。
36. Tipura (父 Mate)……, 来自 Odzak 村庄的 Posavska Mahala。

• 正告完成对所犯下罪行数据进行收集的工作。

- - - - -